



于晴
YUQING WORKS

都做到这个地步了，他却还是死皮赖脸凑了过来！
「我很怕死的，你能不能不要来撩我」

春香说

CHUN
XIANG
SHUO

哼，我要是还喜欢他，就被天打雷劈

言情大神 **于晴** 百万读者票选人气小说
。。。桃之天天独家版权代理。。。

想我堂堂云家庄金算盘 手握万贯家财
告白被拒绝，还要替他赚钱？

保住小命
必须做到

🔒 屏蔽傅春香的一切 🗣 时刻铭记双方“兄妹”身份

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
兴宁市·流沙镇·流沙大道

春日香说

CHUN
XIANG
SHUO

于晴
YUQING WORKS

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悦读书·悦旅行·悦著人生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春香说 / 于晴著. — 广州 : 广东旅游出版社,
2017.8

ISBN 978-7-5570-1015-7

I. ①春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45817 号

版权登记号: 19-2017-090

出 版 人: 刘志松

总 策 划: 邹立勋

责任编辑: 梅哲坤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38 号银政大厦西楼 12 楼)

邮编: 510180

邮购电话: 020-87348243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n

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
9 印张 221 千字

201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0000 册

定价: 29.80 元

【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】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CONTENTS

目录

楔子	/003
第一章 立誓	/021
第二章 小年夜	/039
第三章 青门重逢	/066
第四章 雷声	/086
第五章 报答	/112
第六章 绑架	/134

CONTENTS

目录

第七章 真心 / 156

第八章 布娃娃 / 178

第九章 耗终身 / 198

第十章 相守 / 213

尾声 / 234

番外 / 247

后记 / 280

故事的开始

江湖不外露秘辛——

云家庄，文公子、武先生，手下公子先生众多，该庄公子写江湖史，先生护江湖史，一傅一公孙，百年宿命，从无例外。各代公子、先生，行事公正无私，写史详尽，流传后世，其地位中立超然，江湖各方皆敬上三分。

血鹰肆虐江湖，正逢第十代春香公子与公孙先生，云家庄破例插手江湖事，正式加入追缉血鹰行动，因而揭露一秘辛——

云家庄有第三名主子，云家庄生计用度，皆在此人手中运筹帷幄，人称金老板。女，一生无名，与春香公子纠缠不断。

疑春香公子傅临春出卖肉体，保住云家庄一世富贵。

云家庄消亡五十年后，华家庄于前人记载之蛛丝马迹推敲而得。

并以此提醒后人，皇帝老子的史官，写的是宣扬皇帝老子的史册；华家庄的公子们，写的是真实江湖。

切记翔实，以防后世造谣。

楔子

江湖一角，云家庄分庄。

“进来吧。”隐蔽的书楼内传来沉稳的男声。

她依言进去，一名面目清秀的男子正在书桌前等着。

“坐下吧。你叫李今朝？”

“是。”

她答得很规矩，但坐姿却很有问题。男子略微蹙眉，心里忍着亲自示范一个小姑娘该有的坐法。

“把你的名字写一遍。”他道。

精美的笔砚已备妥，她小心地卷起袖子，站在小椅上挥毫——

男人的面皮抽动了下，但依旧保持着温煦的笑容。

他接过那张写着“李今朝”的纸，眉目间透着难以掩饰的惊讶。

“好字！”他脱口赞道。由字看人最是精准，笔势简单难掩随性，这小姑娘是刻意还是……

男子暗暗打量她。这小孩眉目间带点市井之气，如果不是这手好字，实在很难看出是私塾夫子之后。

“你爹是夫子，一定教过你识字读书，你背段诗词吧。”

她摸摸光滑的小书桌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很和气地问。

“写字算账我都行，背书我就不行了。”她坦承。

“你爹没教过你吗？”

“识字算账是怕吃亏。我是女孩家，既当不成文人，也不能当官，寒窗苦读根本是浪费光阴。”

“令尊好……好见解。你娘曾是江南一带的才女，也没教你吗？”

“我娘是不是才女我不知道。自我有记忆以来，我娘只教我一事，便是快快活活地过日子，明几个天崩地裂的事明几个再管。它日我若嫁了人，没了快活日子，今天的快活还是该有的。”

男子一怔，垂目掩去情绪。

他含笑道：“你娘真是聪明人。可惜她如此教你，她自己却做不到，才会年纪轻轻便为家里老小过劳病逝。”

“这倒是。”她颇有同感。

“今日快活今日寻，这种事也不是说说就算，要有本事才办得到啊。”

“是啊。”她应着。

“你今天开心吗？”

她想了想，眼一瞟，看到男子身后茶几上的水果。

“我午饭还没吃，等我吃完了保证很开心。”

男子闻言，轻声笑着：“你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我就差人送饭来。”

“那就快问吧。”她很爽快地说。

这小姑娘的市井之气实在不合云家庄的风格。

男子寻思一阵，沉吟道：“你爹娘陆续走后，留下田地供你收取田租，但你爹娘毕竟都是读书人，不知人心难测，那些庄稼汉要是看你年纪过小，霸住你的田地，你该当如何？”

她眨了眨眼，小眼睛里流露出无奈。她爹娘确实留着田地让她收租，这些田租必须非常省吃俭用才能熬到她长大，这人打听得真详细。

“大叔，你是拿我的处境打比方吗？”她好奇地道。

男子点头：“我说的，正是你的处境。”

“可是，田租三年收一次，我还没亲自收过……”

“今年秋末你去收时，也许就会遇上这种事。你说，到时你会怎么做？”

“嗯……我吗？”她偏着头思索着。

男人似乎很有耐心地在等着，但同时，他取过笔，在她递来的纸上，自左划过“李今朝”三个字。

一个小孩幼失怙恃，是很值得同情，但云家庄需要的，绝

可不是一个弱者。她都已经快十岁了，父母去世两年，竟对自身未来一点打算都没有……

不能用！

她笑嘻嘻地道：“那些庄稼汉要私吞我的地，那就别让他们打这主意吧。”

那横飞的笔势停在“今”字上，男子头也不抬，随口问道：“说得真容易，万一他们已经在打这主意了呢？”

“那就找几个地痞流氓，打打吓吓，逼那些庄稼汉把田租交出来吧。”

男子一顿，缓缓抬头，看小女孩还是嬉皮笑脸的，似乎一点也不懂得现实。

“今朝，你这办法只能说说，放在现实上，是行不通的。”

她小眼睛弯弯的，显得有点吊儿郎当：“哪儿不通了？”

“你今年才几岁？一个私塾之后哪会认识地痞流氓？就算你请那些人抢回田租，那些人是什么出身，不吃了你这小孩的田租才怪，还不如去衙门告状！”

“衙门是给有钱人去的。大叔，我平日跟那些地痞无赖交好，请他们出面，五五分账，勒紧裤带，还是能过日子的。这些流氓头一遭会卖点义气，五五分账也可以安抚他们。至于以后，反正田租三年收一次，到那时再说吧。”

“你跟那些地痞流氓有来往？”男人一脸错愕。

“偶尔凑在一块玩玩而已。”

玩？玩什么？斗酒？打架？还是，她故意跟那些流氓混在一块以保自身？难道她娘就这样任她在街上当小无赖？

他寻思着，又问道：“那些庄稼汉都是老实人，你如此狠心，就为了你自己吗？”

她一脸莫名其妙，道：“若是老实人，又岂会吃了我的田租？如果大叔是我，是要先保自己，还是保那些吃了你田租、害你饿死的老实庄稼汉？”

男子眯起眼沉默着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放下纸笔，含笑道：“你用的法子虽低俗些，但也不失为一个方法。我先去替你弄些饭菜，你在这里等着吧。”

她闻言顿时，眉开眼笑：“多谢大叔。”该有的礼数，还是要有的。

门轻轻地掩上了。

她跳下椅子，不经主人同意就先拿茶几上的水果充饥。不知道云家庄吃的饭菜跟外头的有什么差别？

听说云家庄里都是江湖人，做菜都是用比手臂还长的刀子切菜，要喷血，也绝对比那些地痞流氓喷得还多。

她咬着多汁的水果，趴在桌上，瞥见书柜里的铜器正倒映

着自己模糊的小脸。

据说，云家庄都收些面貌清秀的孤儿。看看她，小眼如墨，小嘴像鲜红的小花瓣，双颊鼓鼓的，皮肤细白，完全是她娘小时候一个模子印出来。她喜欢娘亲的美色，理所当然也喜欢自己的，只可惜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气质。

她抹了抹嘴，缩回鼓起的腮帮子，眼神稍正经些，整个人坐直，心想：这样才算跟娘亲一个模子印出来。

不过，人长得好看，气质不够，恐怕也是不合云家庄的需要吧。

她瞄瞄刚才大叔写的自己的名字，想了想，露出牙齿哈哈笑着，提笔替那大叔把“李”字全部涂黑，只剩“今朝”。

能不能被收留，她不是很介意，反正不管在哪儿，她照样能生存。

只是，她有点疑惑，云家庄前几年曾收留过一批孤儿弟子，听说是一块儿公开收留的，这次略有不同，明明分庄里有不少孤儿，却不能照面，甚至连这种“收留考试”也选在这种隐蔽的书楼里，一个一个分开考。

她等了又等，把一盘水果啃光光，然后躺在椅上打盹。虽然坐有坐姿，站有站姿，才会像娘亲，但反正现在她看不见自己的倒影，等同娘亲不在，就随便一点吧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窗外透进的日光逐渐移位，男子才匆匆进来。

她立时睁开惺忪小眼，勉强坐好。

“你还在……我忘了你的午饭！”他忽然道。

她瞄瞄天色，很随遇而安地道：“没关系，别忘了晚饭就好。”

男子没理会她，忙着在书桌前找东西，一边抱怨道：“刚才有消息，布庄新进的货全有瑕疵，怕是亏大了。”

“是街上那间最大的布庄吗？”她目不转睛，追逐着他忙碌的背影。

男人应着：“就是那间。”

“我七岁那年，我娘曾用攒来的私房钱在那间布庄买布亲手为我制衣，那间布庄东西真是贵得可以。”她笑道，很有聊天兴致。

“布庄每一匹布质上佳，成本极高，你这种穷人家自然是嫌贵了。现在可好，每匹布都有问题，哪还卖得出去？”

她还是直盯着他看，然后小嘴翘翘，卷起袖子，重复道：“大叔，我娘曾用攒来的私房钱在那间布庄买布亲手为我制衣呢。”

男子转身斥道：“你就只会说这话吗？”眸中隐约有不耐烦的怒意。

她垂目，非常珍惜地抚过干净的衣袖，道：“我娘攒的私房钱尚不足买一匹好布，便求布庄卖给她一匹瑕疵布。”

“瑕疵布是便宜许多，但布庄每一匹完美的布料皆以高价购入，现在就算全部以瑕疵货卖出，也赚不回一半成本，这次赔定了。”

“那就制造出瑕疵就是无价的真相啊。无价之宝，谁不想要？”

男子一怔，眯起眼睛注视她。

“你身上穿的，就是瑕疵无价货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她哈哈笑着，“我身上穿的，虽是两年的旧衣，却是再完美不过的上等布料。”

“但你娘买的是瑕疵布……”

“那布又不是给我穿的。”她眨眨眼。

“不是你穿的？那你娘买的有问题的布料上哪儿去了？”他终于掩不住好奇问道。

“大叔，富贵险中求，那布料如今是你腰牌的套子，你正戴着无价宝呢。”

男子傻眼，顺手抓起腰牌套子。

那湖水色的腰牌套子，是两年前他花上双倍价钱买回来的，据说是高僧加持并且众人目睹灵验过的。江湖上总是打打杀杀，难保哪天不会有莫名的劫难，加上绣工特别，质料上佳，他是好不容易才抢购到的……

“云家庄共有七名弟子买了，你娘做了几个？”他轻声问道。

她笑嘻嘻道：“共二十个。多亏大叔庄里的人收购，云家庄带了头，剩下的很快就卖光了。”

“是吗？今朝，你可知道你娘是云家庄傅姓的远亲？”男子面色柔和。

“远亲？”她眼睛睁得大大的。

男子点头，来到她的面前，道：“云家庄收留的孤儿，多半是傅家、公孙家的远亲，而你，是春香公子傅临春的远亲。如果通过我的考验，以后你就是云家庄的一员，再也不必小小年纪被迫跟地痞流氓打交道了。”

跟地痞流氓打交道也没什么不好，这话她自然没说出口，只道：“听说云家庄都是要写书的，如果大叔要我去写书，那还是算了吧。”

男子轻轻一笑，取出一条青穗，青穗上头系着一枚铜板。

“要你去写史是大材小用。这一次在云家庄分庄聚集的孩子，都将是云家庄背后真正的支柱，这串配饰你系在腰间，此次跟你一块儿接受考验的孩儿们，将来不是成为你的主子，就是成为你的手下。你记住，一枚铜板就是你现在的身份，以后你能拿到几枚，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”

听起来很神秘，但只要日子过得去，她也无所谓。她要拿